



《一千零一夜》： 从文学到艺术

赵建国◎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千零一夜》：

从文学到艺术



赵建国◎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千零一夜：从文学到艺术 / 赵建国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5

ISBN 978-7-5699-0869-5

I. ①一… II. ①赵… III. ①民间故事-文学研究-
阿拉伯半岛地区 IV. ①I371.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6361 号

《一千零一夜》：从文学到艺术

著 者 | 赵建国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席建海

责任编辑 | 王 水

责任校对 | 尚 蕾

装帧设计 | 宗彦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 × 995mm 1/16

印 张 | 13.2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869-5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绪论	1
第2章 《一千零一夜》与戏剧	14
第3章 《一千零一夜》与音乐	19
一、《一千零一夜》与歌剧	22
二、《一千零一夜》与歌剧	35
三、《一千零一夜》与圆舞曲	43
四、《一千零一夜》与交响组曲	45
五、《一千零一夜》与艺术歌曲	53
六、《一千零一夜》与流行音乐	58
第4章 《一千零一夜》与影视	66
一、《一千零一夜》与电影	66
二、《一千零一夜》与电视剧	79
三、《一千零一夜》与动画片	80
四、《一千零一夜》与纪录片	89
五、《一千零一夜》与广告片	91

第5章 《一千零一夜》与舞蹈	93
一、名为《一千零一夜》的芭蕾舞或舞剧	93
二、名为《一千零一夜》的肚皮舞	97
三、名为《一千零一夜》的化装舞会	100
第6章 《一千零一夜》与雕塑及建筑	103
一、《一千零一夜》与雕塑	103
二、《一千零一夜》与建筑	106
第7章 《一千零一夜》与绘画及摄影	113
一、《一千零一夜》与绘画	113
二、《一千零一夜》与摄影	147
第8章 《一千零一夜》与工艺美术	151
一、瓷器上的《一千零一夜》	151
二、丝巾上的《一千零一夜》	156
结 语	160
附录一 《一千零一夜》中“病例”故事的个案分析	171
附录二 阿拉伯的“白天”和“黑夜” ——《一千零一日》和《一千零一夜》的比较研究	178
附录三 《一千零一夜》和《伊索寓言》的比较研究	195
参考文献	204

绪论

阿根廷文学家兼翻译家博尔赫斯在《谈〈一千零一夜〉》一文中说到《一千零一夜》的书名时曾有一段经典的阐述：“我认为，美就美在‘一千’，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同义词。说一千夜，就是无穷无尽的夜晚，很多很多的夜晚，无数个夜晚。说‘一千零一夜’则是给无穷无尽再一次添加。我们想一想英语里奇怪的表达法。常常不说 forever（永远），而说 for ever and a day（永远零一天）。在‘永远’的后面加上一天。这一点使人想起海涅给一个女人的信中说：‘我将爱你至永远及其之后。’无穷尽的想法是‘一千零一夜’固有的。它是所有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据我所知，它在西方比在东方更受珍爱。”博尔赫斯除了对《一千零一夜》的书名做了推想，还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一千零一夜》不仅可以永远流传，而且西方的翻译传播让《一千零一夜》获得持久的世界性的声誉。重要的是，“它在西方比在东方更受珍爱。”一本原属东方阿拉伯世界的文学名著，却在东方长久以来不受重视，即使在《一千零一夜》的原产地阿拉伯世界，它难以与作为主流文学的诗歌相提并论。关于《一千零一

夜》在西方的翻译，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在《跨文化理解之桥》一文有更为细致的论述，他以《一千零一夜》为例，阐述翻译如何让一部文学著作变成世界名著，进而形成世界文学，据此他提出了“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的著名论断。

《一千零一夜》的书名和骨干，来自一部名为《赫扎尔·艾福萨那》（Hazar Afsaneh）或称《千个故事》的波斯故事集，这部书在早于10世纪已译成阿拉伯文，成为《一千零一夜》的雏形。《一千零一夜》阿拉伯语语为：كتاب ألف ليلة وليلة。波斯语语为：شب یک و هزار。英译为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或 The Arabian Nights 或 The Arabian Nights。第一个印刷版本的《一千零一夜》，并非阿拉伯文，而是法国东方学家、古物学家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于1704至1717年间出版的法文译本《一千零一夜》（Mille et une nuits）。加朗的版本依据的主要是叙利亚手稿，但他自由地删改原文，以配合当时的文学口味与道德尺度。加朗的版本一纸风行，欧洲各国的出版商纷纷据此转译、改写，推出各种语言的《一千零一夜》。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丁与神灯》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这两个有名的故事，首次出现在加朗的译本中，在叙利亚手稿或任何别的手稿中都没有这两个故事。据加朗说，《阿拉丁》与《阿里巴巴》是由一个阿拉伯基督徒口授，再由他笔录的。加朗的版本问世后，两度有人声称发现《阿拉丁》的手稿，但经过检验，证实都是从加朗的法文“反译”回阿拉伯文的赝品。法国学者让·保罗·塞尔曼（Jean-Paul Sermain）先生所作题为“《一千零一夜》：翻译与创作”的演讲中提及，加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于促使故事集在欧洲广泛传播。在18世纪初加朗着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前，故事文学，作为波斯和印度继承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成果，包括《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在内，在欧洲已有部分流传。加朗的译作在1704—1717年间出版，一经

出版几乎马上被译成英文，然后又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当时在阿拉伯世界尚未有印刷版的《一千零一夜》，只有一些手抄本，因为印刷术是在19世纪初引进阿拉伯国家的。其二，体现在故事集的构成上。《一千零一夜》中的几个最有名的故事《辛巴德航海历险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拉丁和神灯》都与他有关。

首个阿拉伯文版本的《一千零一夜》，于1814年、1818年在加尔各答发行，全两册，由当地的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出版，编者是该学院一名阿拉伯文教授，他以叙利亚手稿为底本，并自行添加了一些新故事。1824年，第二个版本在布雷斯劳（Breslau），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Wrocław）发行，全12册，出版经数十年，直至1843年才出齐，这个版本的文本来源是叙利亚手稿与一份近代的埃及手稿。埃及手稿包含大量近代材料，虽然凑足了一千零一夜，但风格参差不齐，与14世纪叙利亚手稿相去甚远。正是根据这个“足本”手稿，1835年有人在埃及城市布拉克（Bulak）出版了第三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1839至1842年，有人根据埃及手稿的一个抄本，并参照之前的加尔各答本、布雷斯劳本，在加尔各答出版了第四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通常称为“第二加尔各答本”。由于“布拉克本”和“第二加尔各答本”所收的故事最多，一百多年来各地的翻译者多以这两个版本作为翻译的文本。19世纪较为有名的西方译本，要数英国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兰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的16册“全译本”（A Plai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ow Entitled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这个译本包括大量的情欲描写，跟同时代的保守版本大为不同。伯顿的译笔夸张，爱用古词兼自铸伟词，字里行间极力营造异国情调。评论家几乎众口一词，将伯顿译本评为不忍卒读，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伯顿本另眼相看，加以赞赏。在象征派诗歌鼻祖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鼓励下，生于开罗的法国医生兼

文人马尔迪鲁斯或马尔德鲁斯（Joseph Charles Mardrus）重译了《一千零一夜》，于1898至1904年间出版，这个版本收录的故事比加朗的译本还要多，而且保留了所有情欲的描写，以“足本”“原味本”自居，得到同代文人如安德烈·纪德的大力推崇。然而，后世论者指出，马尔迪鲁斯不只随意删改原文，而且他的阿拉伯文水平有限，错译、死译的地方比比皆是。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奈比亚·阿波托教授，在埃及古籍里发现了两页《一千零一夜》的抄本残篇，经鉴定是9世纪的抄本。此外，在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阿勒颇、撒马尔罕、突尼斯等地，也曾发现过一些抄本，不过年代较晚，多为15—18世纪的抄本。1984年，哈佛的阿拉伯文教授穆赫辛·马哈迪（Muhsin Mahdi），将上述的14世纪叙利亚手稿校定出版（*Alf Layla wa Layla*, Leiden），为求尽忠于原稿，甚至不加标点与变音符号。1990年，巴格达出生的哈桑·哈达维（Husain Haddawy）根据这个“古本”译出新的英文本；2001年，法国的卡瓦姆（René R Khawam）根据藏在巴黎的叙利亚手稿，译出全新的4册本；2004年，德国的奥特（Claudia Ott）也根据马哈迪的版本译出了新的《一千零一夜》。从加朗开始，西方学者翻译《一千零一夜》一直都没有停止，接连不断地出现各种新译本。法国学者让·保罗·塞尔曼（Jean-Paul Sermain）将加朗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工作分为三方面，或称三个阶段：

“（1）他将自己翻译的另一部更短小的故事集《辛巴德航海历险记》纳入《一千零一夜》，通过在故事里引入山鲁佐德、敦亚扎德、山鲁亚尔等人物。由此他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命运，使它成为《一千零一夜》中尽人皆知的三篇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并从此出现在阿拉伯版本中。尽管这篇故事有自己的个性，它仍然促使故事集的前几卷有了一种总体倾向，那就是使它们趋于成为具有奇妙色彩和某种滑稽趣味的冒险故事。

“（2）加朗拥有的抄本的最后部分在第274夜戛然而止。抄本结

尾部分语调发生了改变，转向了一些更宽泛、自足，用于描绘爱情的故事，于是加朗开始在其他抄本、其他故事集中寻找具有类似倾向的故事以便完成故事集。由此他将《一千零一夜》的第二个时段聚焦于情感和爱情（它占据了弗拉马里翁版的第二卷的主要篇幅）。如果说系列性的冒险故事在当时的法国文学中少有对应的作品，在这第二个阶段，加朗的译文从当时的小说和一些女性小说家所写的‘艳情’故事中吸取营养。

“(3) 在第三个阶段，《一千零一夜》更加受惠于两种文化（法国的和东方的）中的仙话/童话故事。这是因为在第7卷（1706）之后，当加朗需要一些新的故事时，他遇到一位路过巴黎的名叫阿纳的叙利亚人；他把从他那里听来的几个故事记录下来。当他重返《一千零一夜》，便非常大胆地将这些故事冒充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故事纳入故事集，而实际上这些故事是他自己编写的——根据他对阿纳提供的某些故事的记录，或者他在自己日复一日的工作日记中认真写下的‘梗概’。读者不会想到他在这最后几卷（弗拉马里翁版的第3卷）中所起的作用。这种为了确保文本和他所进行的‘杂交’的成功而采取的有必要选择，使他的创作没入阴影，而他的创作正是《一千零一夜》中最有名的几个故事的源起，如《阿拉丁和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那些采用了这些故事的阿拉伯编者最终编造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伪抄本。

“在这一阶段，加朗的工作与前两阶段不同了。在此之前，他需要使法国读者理解和感受阿拉伯编者笔下的东方世界。此时，他则需要从一系列的情节和一些地点和时间的标志出发，赋予人物以生动的形象，展现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环境，他们的习俗、法规、语言特色等。他无须再让东方适应法国，而是用法语创造东方：他担当起叙利亚说故事人的角色，预示了孟德斯鸠将以《波斯人的信札》所虚构的世界。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切，则基于他的亲身经历和渊博的学

识，同时也受益于在阿纳转述的故事与受到佩罗支持的女性故事家二十多年来在法国创作的仙话/童话之间存在着形式与主题的相近——自从他发现了《一千零一夜》的抄本，他一直参阅这些仙话/童话。

“就那位叙利亚人阿纳的故事而言，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故事的书写文本，不过人们可以通过参照那些留下来的‘梗概’而对加朗的工作有所了解。根据东方文学专家的看法，阿纳的故事源出混杂，部分植根于口头传统，并不属于《一千零一夜》的系列。”

在中国，它的中文译本是近百年来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版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截至1999年，“中国出版的《天方夜谭》译本或与它有关的书，总计有464种，556册。”相对于大量的翻译，《一千零一夜》的研究则显得微不足道。据《中国的〈一千零一夜〉研究综述》一文的作者丁淑红的统计，国内目前只有一本《一千零一夜》的研究专著，即郅溥浩先生的《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约有101篇论文和文章，其中文本分析类有54篇，比较研究类有29篇，另有硕士和博士论文2篇。

博尔赫斯说过，《一千零一夜》是一部永远都不会死亡的书。它之所以不会死亡，主要是近两百年以来，不断有世界各国的翻译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让它不停地“复活”。即不断地翻译和进行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从古老的文学到传统的艺术，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诸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歌剧、绘画、建筑、摄影、装置艺术等，或者借用《一千零一夜》名字，或者运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或经改编搬上银幕等，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文本或隐或显都能发现受《一千零一夜》影响的痕迹或事实。

较为系统地梳理《一千零一夜》一百多年以来，从文学改编为艺术的历程理应成为研究《一千零一夜》的课题之一。面对数量庞大改编成各种艺术的《一千零一夜》，研究者应从何入手进行研究？运用

什么样的方法研究?目前,国内外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已有的研究论著从比较的角度进行初步的研究,或许能给《一千零一夜》从文学到艺术的研究一些启示。《一千零一夜》从文学到艺术的比较研究看似与比较文学有关。其实,对此学术界确有不同的观点。目前为止,这个领域的研究至少有四种称谓或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跨学科研究。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说得很清楚,“比较文学是超过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显然,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包含在比较文学之内,国内学者用“跨学科的比较文学”来指称;第二种观点是比较艺术。国内学者认为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独立于比较文学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例如,复旦大学教授杨乃桥在《崛起的比较艺术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比较艺术的崛起在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上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有着内在维系,但比较艺术在本质上又不是上述两门学科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延续,比较艺术是一门有着自身特色且独立的学科。我们在这里不妨给出一个关于比较艺术在学科本质上的界定,比较艺术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艺术现象与另外一个以上的国家或民族艺术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时,它也是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与文学等各艺术门类之间追踪审美共同性与审美差异性的跨门类艺术的比较研究。所以,真正的比较艺术研究既是跨国家、跨民族及跨文化的,又是跨艺术门类的。鉴于上述的定义,比较艺术的研究要求学者必须把自身置放于一种开放的跨国别、跨民族的比较文化视野(compara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下,对古今中外的艺术现象进行跨文化、跨门类的透视,旨在于把国别艺术与民族艺术推向世界艺术的广角平台上给予当下的

读解与诠释。因此，比较艺术研究所秉有的国际性学术视野体现了世纪之交东西方文化对话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预见到，比较艺术的研究最终会使一门崭新的学科——比较艺术学成立，而比较艺术学在思考、总纳世界艺术的共同规律和母题时，其最终的学术皈依即是走向总体艺术学（the study of general art）。”比较艺术这个名称脱胎于并仿照比较文学，纯属借鉴；此种观点与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提出的比较艺术学相类似，彭先生在《走向跨文化研究的比较艺术学》一文中指出，“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文学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于1986年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出版或发表了许多比较文学的论著、译著、论文和译文，许多高校纷纷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仅仅十多年时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和赞叹，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中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相比之下，比较艺术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发达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没有成为一门正式学科而得到承认。然而，令人高兴的是，当我们在20世纪末迎接新世纪的曙光时，比较艺术学这个比起比较文学来整整晚了一百年的妹妹或弟弟，在又一个百年之交来临之际，终于即将诞生了。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婴儿在母腹的躁动，已经可以预见到它诞生后的蓬勃生命力！”明确的是，比较艺术学侧重于艺术研究，是各种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第三种观点来自台湾学者叫“跨艺术研究”或“跨艺术比较”。以刘纪蕙、罗基敏为代表，并于1998年建“跨艺术研究网站”，该网站由刘纪蕙教授领导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学生发展设计，内容包括以论文、艺评、图像资料库等方式，处理文学、绘画、摄影、电影、歌剧、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交会之种种美学以及符号构成的问题。刘纪蕙先生致力于文学与绘画、文学与电影、文学与音乐等的跨艺术比较研究，取得了较为卓著的成果。罗基敏则在文学与音乐的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如《普契尼的图兰朵》《文话音乐》等。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多受欧美学者

的影响,研究视角常常从文化切入,较为新颖独特。第四种是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这种称谓普通平常,不以建立某种学科为己任,注重具体个案研究。仔细辨析不同称谓,可以看出,跨学科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包罗几乎所有的学科,不大适合比较艺术或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也从属于比较文学学科。比较艺术或比较艺术学,仅从名称看,似乎在模仿比较文学的命名,没有多少新意。跨艺术研究或跨艺术比较,虽没有“学”字,但研究范围相对固定,研究边界较为清晰。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研究领域所指明确,但仍在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比较艺术、比较艺术学、跨艺术研究或跨艺术比较都倾向于独立在比较文学之外成为一门学科,但能否成为一门学科,仍处在探讨阶段,至少眼前还缺少成系统的理论支撑。

有鉴于此,从个案研究开始,或许有助于跨艺术比较的理论建构。《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原本是由来源不同的故事汇集而成的一部世界名著。19世纪以来,它被西方不断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如音乐(包括歌剧、歌曲、芭蕾舞剧、歌舞剧或音乐剧)、戏剧、电影以及绘画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由意大利歌剧家普契尼根据《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一千零一日》改编的歌剧《图兰朵》。《一千零一夜》也有经改编而享誉世界的名作,据统计,西方世界从《一千零一夜》获得灵感的文艺作品大约三百余种。如歌剧家瓦格纳对“天鹅孩儿”怀着极大兴趣,法国歌剧家拉威尔(Maurice Ravel 1875—1937)曾有创作一部《一千零一夜》歌剧的计划,最后谱写出《山鲁佐德序曲》和《山鲁佐德旋律》。除此之外,还有丹麦作曲家卡尔·尼埃尔森的《阿拉丁》和早先意大利音乐大师切鲁比尼的《阿里巴巴》,以及马斯奈弟子亨利·哈勃1914年创作的歌剧《开罗鞋匠迈尔鲁夫》等。1910年搬上巴黎舞台的《山鲁佐德》。俄国的音乐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Rimsky-Korsakov 1844—1908)交响组曲《舍赫拉查德》(Shéhérazade);苏联音乐芭蕾舞家菲克列特·阿米罗夫于1979

年创作的《一千零一夜》；2001年，黎巴嫩卡拉卡拉音乐舞剧团的大型音乐剧《1001夜》（原名《2001夜》），它用浪漫的音乐舞蹈形式演绎深受喜爱的阿拉伯之夜；2002年美国导演斯蒂夫·巴伦执导的美国电影《Arabian Nights》；2003年英国著名歌唱家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的专辑《Harem》（《一千零一夜》）等。这种艺术的演绎还在继续，2013年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查克·拉塞尔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宣布3D魔幻动作大片《一千零一夜》将与浙江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合拍，总投资达700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4亿元）。甚至在电子游戏中也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如《音速小子索尼克与秘密的戒指》就是《阿拉丁和神灯》故事的改编，游戏中的主要敌人也是阿拉丁故事原本中的精灵。2012年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院推出“一千零一夜大展”，通过350件手稿、艺术品、文物以及电影片段等，展示了世界阿拉伯研究院通过研究起源于印度和波斯到8世纪传播到阿拉伯半岛的《一千零一夜》“传说”之旅。展览荟萃了法国东方通Antoine Galland（1704年）将“夜”带给西方读者，他翻译了来自他研究地区收集的的故事编织成35篇原创传说。博物馆馆长Elodie Bouffard和Anne-Alexandra Joyard在介绍本次展览中写道：“‘一千零一夜铸就了全部的艺术范围，从戏剧到时尚，从音乐到电影，从绘画到歌剧，从摄影到文学，比头脑中任何其他作品都产生了更多的影像结果。”这些关于《一千零一夜》的改编，让这部古老的文学名著重新焕发生机，但问题是，《一千零一夜》从文学到艺术，不同的艺术家是如何改编的？是忠实于原著，还是背离原著？在翻译与改编之间是否有迹可循？在借用与创新之间是否能区分艺术改编的高下优劣？这些问题不仅是关于《一千零一夜》如何从文学到艺术的个体性问题，更是牵涉了文学与艺术如何相互取用、相互借鉴的技术性问题。

考察《一千零一夜》从文学到艺术近两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为跨艺术研究提供可资镜鉴的案例。在《一千零一夜》文学文本与艺术文

本的转换之间，翻译与改编的作用至关重要。复旦大学教授张冲受到国际学界的启发，提出建立改编学的建议。国际学界曾于2006年成立了一个学术组织，“Association of Literature on Screen”（译作“银幕与文学研究会”），2008年经该组织在荷兰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年会讨论，改成了“Association of Adaptation Studies”（改编学研究会），并且创办了学术期刊“Adaptation”（《改编》）。杰·瓦格纳在《小说与电影》一书中，论及美国电影改编的三种流行方式：“第一种是‘移植式’，即直接在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其中极少明显的改动。”第二种是“注释式”，“影片对原作加了许多电影化的注释，并加以重新结构”，它“对作品某些方面有所变动”，甚至转移作品重点。第三种是“近似式”：“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便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时，电影表达出了小说中的那些原味和真义吗？其中过滤掉的又是什么，突出放大的又是什么？有时是不同的编剧对小说进行改编，有时是小说的作者亲自充当编剧，在小说纷纷被影视化的时候，作家的写作是否受到影像化的冲击呢？文字文本与影像文本相互转化时，作为中间地带的改编到底蕴含何种规律和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改编学来诠释回应。

《一千零一夜》从文学到艺术的历史，既是一部翻译文学史，又是一部文学改编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部艺术史。大卫·达姆罗什指出：在我们这个新媒体时代，《一千零一夜》会继续产生新的版本。从迪士尼电影、芭比娃娃到科威特喜剧，再到巴勒斯坦表演艺术家艾米丽·贾西尔的博物馆装置艺术，都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贾西尔2008年的装置艺术“电影素材”，其悲伤的灵感来自早年巴勒斯坦激进主义作家祖艾特（Wael Zuaiter）的被暗杀。按以色列的说法，祖艾特涉嫌在慕尼黑奥运会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祖艾特的支持者否认此事）。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在一座宾馆的大堂中射杀了他，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一本《阿拉伯之夜》（Alf Laylah wa Laylah）——

这本书被一颗杀死祖艾特的子弹穿了一个洞。贾西尔得到了这本书，结果她创作了一部艺术作品和一部电影。她首先制作了一千本空白的书、一把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使用的手枪。她用这把手枪射穿了一千本空白书的每一本。然后，她制作了一个小房间（2008年安置在纽约惠特尼博物馆），用线将这一千本被子弹穿透的书串起来，表示祖艾特永远不可能活着来写这些书了。在这个小房间的入口附近，有一面墙展示着《阿拉伯之夜》这本书被子弹穿过的每一页纸的照片。这一装置因而成了一个突然中止的生命——以及对于今天仍有生命的《一千零一夜》——的感人的追悼词，一名当代的山鲁佐德赋予了这一装置以一种新的主题，即抗议政治暴力。

在我们这一新媒体时代，《一千零一夜》无疑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作为文学研究者，让我们共同期望我们的文学作品可以促进相互理解和欣赏。这样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实际上在一千零一年之前已经激励着巴格达的作家们翻译了《海沙尔·艾弗萨纳》，也激励着法国和英国作家一再翻译《阿拉伯之夜》，以对抗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文化理解的缺乏。也是这种相互理解和欣赏，使贾西尔创作了她的移动装置，向我们当代这一多灾多难的世界中的文化和政治冲突发言。我们这些学者的山鲁佐德也已经找到适合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今天有一千零一本新书要写，我们要为勾画一部真正全球性的世界文学坐标和建立跨越今天世界文化的错误界限的桥梁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由此看来，包括文学家在内的艺术家关于《一千零一夜》的改编是不会停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越来越多各种《一千零一夜》艺术改编版。

绪论参考文献

- [1]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谈〈一千零一夜〉》，《作家们的作家》，倪华迪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